

興 情

李明信 著



DK99/28

真 情

李明信 著

责任编辑 甄子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昌平北七家印刷厂 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

787×1092毫米1/32 6.375印张 143千字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 850

ISBN 7-5048-0775-3/I·170 定价：1.90元

散文的情节与哲理

——序李明信散文集《真情》

柯 蓝

李明信的散文集《真情》即将出版。我有幸先睹了他这些关于农村的优美文字，感到十分高兴。近年来，散文处于长期徘徊状态，尽管我们国家是散文最发达，历史最悠久的。可不知什么原因，近年却不十分兴旺。因而提出了振兴散文的呼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散文集子的出版十分困难。加之，这本集子中大部分是描写反映农村的。这又是一个难关。由于开放改革的深化，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城市，兴趣也转移到城市。农村题材也相对被人冷落。然而，李明信同志却知难而上。以饱满的激情，在这个领域舒展了他的情怀与才华。

散文是一种比较迅速反映现实和作家心灵的文体，也是一种随意性较强的文体，散文可以上下五千年，天南地北在几千字之中，任作者奔驰。然而，它却又是极需要技巧，讲求结构安排的美文。真正好的散文，能打动读者心灵的散文，除了上述两点基本功之外，最最重要的是写出了感情（人物的感情，作者的感情），写出了出自内心的真实感情。近年散文的衰落，我看跟这大大有关。捕捉人物的感情，抒发作家自身的感情，这又跟贴近生活，贴近人民，贴近时代，大大有关，否则，那些能打动读者的感情，又从何而来？这是我

几十年写散文的一点小小体会，也是我对近年散文停滞不前的一点看法。

我读李明信同志的散文，觉得能引起兴趣，和他的成功之处，正是他能如我上述，懂得在散文中要写人物的感情。以他写的“真情”一篇为例，首先题材就十分新鲜，富有时代特色。写的是一位台湾同胞回农村探亲的事。台湾同胞返回大陆探亲，是海峡两岸关心的大事，也是世界瞩目的大事。回大陆探望已婚的妻子，已婚的妻子对在台湾结婚的丈夫，先是不见，后又迟迟相见，相见之后老泪横流，互相谅解，互道真情。是台湾长期不能和祖国统一的政治原因，造成了这一幕家庭悲剧。两位老人在真情的理解中，互道分别，再约相逢。作者抓住了这个中心，抓住了人的感情中分分离离的依恋，因而打动了读者。整个篇幅不长，行文简洁，没有枝蔓，泉水井边的情景，两次运用，今昔对比，使人产生旧物依然，而人事全非的感慨。全文留下了许多想象、回味的空间美和空白美。写来十分流畅自然，不见雕琢的痕迹。

在这里可以提出的，散文与小说不同，是以真人真事为主，不能虚构。但却允许在真实的基础上，对于时间、空间的秩序加以颠倒。因此，要在散文中充分写出感情，可以在安排上纳入一点带情节的结构。李明信同志运用了这一手法。台胞韩先生五年前利用经商机会，回过大陆，顺便探亲，已婚的妻子怕丈夫伤心，避而不见；第二次丈夫回乡探亲，要把自己已婚的消息告诉妻子，迟迟见面。在见面上带了一点情节性。因而有机会把人物的心理、感情、对话写出来，但请注意的是情节不要太强。否则会被人疑为是虚构的小说。

在散文中不管写人咏物，都要附以作者强烈的感情与观

点，决不可空泛而谈。文笔要充满诗情哲理。哲理是散文的画龙点睛。在散文中出现几句概括的警句，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而整篇散文所暗示的哲理，必将留下难忘的思索空间，从而使人得到启迪。这是当代对散文更高一层的要求。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形象感情来表达。如果说李明信的散文有不足之处，欠缺的就这一点。当然，李明信同志先习医，后从事编辑工作，以工作之余，极为勤奋地写了这么多散文，况物状人都有独到之处，实属难能可贵。相信他在不断的写作中，必将有更多更好的收获和成就。我以最大的热情向他祝贺。

1988.7.于北京

目 录

真情·····	(1)
古槐·····	(5)
往事如烟·····	(11)
改嫁·····	(16)
普通人留下的故事·····	(23)
路雨·····	(27)
梨乡·····	(30)
再访梨乡·····	(33)
石头“玉”·····	(36)
通往山里的远郊车·····	(39)
方井·····	(42)
水龙吟·····	(46)
不是挽歌·····	(51)
鼠祸·····	(56)
锁链(一)·····	(60)
锁链(二)·····	(65)
老师·····	(69)
静·····	(72)
山的女儿·····	(75)
雪,洁白的雪·····	(78)
我现在不害怕了·····	(81)
站台诉远别·····	(84)

小站珠窝·····	(87)
未完的心愿·····	(90)
昨天·今天·明天·····	(94)
出门在外·····	(98)
旧照新路·····	(100)
大江桥话·····	(104)
万年青·····	(108)
北戴河日出·····	(111)
天峰拨翠·····	(115)
小园雨霁·····	(118)
护花·····	(121)
分流·····	(125)
古寺新传·····	(128)
花明楼沉思·····	(133)
形象·····	(136)
啊, 绍兴风格·····	(140)
前辈·····	(144)
启蒙者的歌·····	(148)
校风之忆·····	(152)
美的进军·····	(155)
温热在心头·····	(158)
绿色的纪念·····	(160)
众里寻她千百度·····	(163)
心系惠安·····	(167)
边防战士的未婚妻·····	(171)
难忘的巧遇·····	(175)
新上任的工会主席·····	(180)

静夜思.....	(182)
《旱天雷》嫁给钢琴.....	(184)
难得明白.....	(186)
后记.....	(194)

真 情

韩先生坐进汽车，朝司机姑娘望一眼，不禁愣住了，一颗归心，倏地变得越加急切。

姑娘好似心有灵犀，将车向西开得飞快，过了颐和园，过了温泉，继续向西，向西。这是一条最近的路。

他终于要见到珍儿了。

山里姑娘没大名。结婚前结婚后，他都这样叫她，总能听到脆生生或者羞涩的答应。那天下山时，她一直站在门口，穿着紫花蓝底的袄。他记得她比自己大一年零半月。眼下是副什么样子呢？脸还是红扑扑的吗？挑两桶水，腰不弯，肩不塌，扁担颤悠悠的，水面像抖动的绸？

五年前，他借着到香港经商的机会，转道回来过一次。在县里，他提出要见珍儿，说那是结发妻子。回答说，她到后山亲戚家去了，一时回不来。他心里一沉，又提出回韩家庄看看。接待的人支支吾吾，说是发了山洪，路不通了。他住在县里堂皇的招待所里，心头却空空荡荡，加上有事在身，不便久留，住了两天就回去了。

汽车转过凤凰台，他的心像要跳出来。啊，看到了，魂牵梦系的韩家庄！

村民们怀着喜庆的，盛情的，抑或好奇的心情，热热闹闹地欢迎了台湾归客。老人们还记得他，一声声叫“德全”，叫“石蛋”，那是他的大号和小名。几十年的话，说不完，道不尽，哭着说，笑着说，泪眼相对，笑脸相对。这浓似酒的乡情。

然而，怎么没见珍儿？

他不动声色却是急切地在人群中寻找那个记忆中的身影；他在乡亲们的谈话中细心地捕捉她的线索；他在心中一次次唤着她的名字。然而，珍儿迟迟不见露面。

他们终于得见的时候，已是明月当空。韩先生虽然“相见恨晚”，却仍禁不住为如愿以偿而心潮如涌。

她和他面对面坐下。

他半晌不知说什么好。只管呆呆地看。珍儿老了。已不是当年风摆杨柳的小媳妇。

珍儿也看他。他也老了。不再是牛犊似的山里小伙。

她平静地说：“四十三年了。你走那天是九月初八，驮的是核桃和柿子。”

那时他刚满20岁，结婚成家不到一个月，驮着山货，走八十里山路，进城去卖。

他说：“走到城边就被抓了兵。捆住手，蒙上眼，像猪一样给扔上汽车，话都不让讲。队伍越开越远，战火不停，信也不通。撇下你，回不来，心里老觉着对不起人。”

“咳——”她长叹一声，“谁对不起谁呢？五年前，县里来电话，说你回来了，那时我在村里，并没去串亲戚。不见你，是我的主意，我心上欠你的债。”

韩先生不解地望着她。

“刚走那阵，我魂都没了，真想跳河上吊。熬到解放，家里更难了，我成了匪属，跟地富一个档。三年困难，蒋介石要反攻大陆，更苦了我。挨批挨斗，挨冻挨饿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婆婆公公病死后，我的心也死了。不是对你无情无意，是那形势，不改嫁个好出身的，逼得人没路走。我嫁了人，是倒插门。如今有了女儿，就是给你开车那姑

娘，叫梅子。上次我想，你大老远回来，何必让你伤心回去呢？咬咬牙，没见。”

她的眼泪，随着话声扑扑簌簌往下掉。

很久，她又说：“你也成个家吧。一个人在外，饿了冷了，也有人心疼。”

他忽然老泪纵横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珍儿，我也成了……家了。是当地人。那时有家难归，人无远虑，灰了心。我两次回来，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件事，求你……原谅我。”

他们望着窗外的明月，长久地说不出话。

韩先生在村里住了两天。珍儿让梅子陪着他给爹妈的坟头烧了纸，又看望了几户本家，参观了村里的织布厂、果脯厂。回来时，他路过村西那两眼连心泉，停住了。不断有人来挑水。泉水还像四十年前一样清得透明柔软。在这里，他曾帮她打水，她曾帮他洗衣，默默地对视，悄悄地说话，心里甜得总想唱。往事历历，好像就在昨天。后来呢，伴她的是什么呢？只有苦。她一定在这泉边流过很多泪。内疚又涌上他的心。

走的那天，全村人又像来时那样，热热闹闹地欢送了他。梅子的爸爸，一个身板硬朗的老汉，往他的提包里塞了一个瓶子，说：“这是连心泉的水，喝着它，让人连着心。”梅子妈说：“过年‘十一’梅子结婚，你也来呀。把家眷也带来，一块热闹热闹。”他闪着泪花，不住点头。

梅子的车，在山间柏油路上欢跑。一重重山，都似疾速地朝他迎来，又挥手而去。四十多年前，他出山时，赶着毛驴。打那以后，他的心情，从没像今天这样平舒和踏实。他看着全神贯注的梅子，那背影真像珍儿，可又不是珍儿，珍儿没有披肩发，珍儿不会开汽车。他想到自己的女儿，也很

起来心酸，五十五年前，魏三奶奶那时才二十岁。魏三与她像她的母亲，也像梅子这样的年纪，也是一身活力与朝气。明年探亲时，把她也带来，和梅子交个朋友，她们一定好得像姐妹。他想。

1988年4月

古 槐

踏着满地皎洁的月光，我漫步朝村东头走去。

正是十五，月亮又大又圆。天空只有几处丝丝缕缕的云，羽毛一样洁白。走过村里的织布厂，老远就望见村口的古槐了，月色下，是黑黝黝的镀着银边的剪影，凝重而深沉。“事情会怎样呢？”我的心又禁不住沉重起来。

这古槐长在魏三奶奶的旧宅基地上，是魏家的祖产。这种古槐，在京郊，几乎村村都有。听长辈人讲，这现状的形成，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山西移民来京垦荒有关。据说移民们从洪洞县的一棵大槐树下出发，走一步一回头，不忍背井离乡。来到穷困的垦荒地，他们先栽下一棵槐树，寄托怀乡之情，期望在此安居乐业。

我们村这棵古槐，在附近十里八村，要数它最有名气。它的树干，三四个大人才能搂住。灰黑的树皮硬得象铁，深沟裂隙纵横交错。一根根鹿角似的枝叉，比房柁还粗。一口大钟，高悬树上。天长日久，栓钟的铁索深深地勒进树皮，更显出古槐的苍老。粗大虬曲的根，隆出地面，象条条盘绕的蛟龙。唯独满树的叶子，碧绿鲜亮，一派生机。这古槐的形象，打从几十年前我刚记事时起，就深深地刻在心间。那时候，穷乡僻壤，没什么名胜，这古槐就称得一景了。村里人引为骄傲；生人进得村来，也常要惊诧地喊道：“嘿！这槐树！”

这古槐虽然受人推崇，却不象栽树的前人盼望的那样，能保护庄稼人过好日子。解放前，我们这村穷得叮咣响。说

成亲的时候，雇不起最便宜的轿子，两人只在这古槐下，点起三炷香，对着十五的月亮，拜了三拜。

穷人们只是怨自个命苦，却从不怪罪古槐。相反，倒十分感激它，喜爱它，为着那浓密的枝叶投下的麦场般大的树荫。夏日里，毒热的太阳烤得土道上冒烟，知了拼命地嘶叫，古槐的枝叶却严严实实地挡住阳光。满树白中泛绿的槐花，开得六月雪似的，那清香，甜甜的，让人怎么也闻不够。这时候，古槐下成了得天独厚的福地。老头儿来这里说古，孩子们在树下追逐，妇女们更爱在古槐下聚会。

记得刚解放那阵，伏天里，晌午一到，婶子大嫂们便提着小板凳，夹着蒲团，或者干脆卷张苇席，来到古槐下，做那些永远做不完的活——纺线、纳鞋底、缝缝补补。大方的姑娘也在这里绣鸳鸯枕头。她们一边做活，一边家长里短地聊天，不时发出毫无顾忌的大笑。那时候，农村推行了婚姻法，妇女们尤其扬眉吐气，自由恋爱是她们最经常的话题。这些事，孩子家听不懂，老太太们则插不上嘴，只在一旁听着赚个笑。可是说到前清民国那可就是老太太的“专场”了。乡村里热闹少，妇女们难得进城逛逛北京，一辈子没出去十里远的老太太有的是，因而这槐树下的聚会，便称得一大乐事了。除了晌午，晚上还有一场，直到夜深风凉才肯散去。这对女人们，不管老少，都成了习惯，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古往今来，这大槐树下，有过多少回妇女聚会，谁能数得清呢！

这几年，情况有了变化，古槐下渐渐冷落起来。先是姑娘媳妇们晚上不再去。七九年，村里买了电视机，放在大队部。年轻人好新鲜，图热闹，当然晚上不会错过机会。接着，她们中午也不去啦，一家又一家添了电风扇：台式的、

吊式的，最多的是落地式的，风风凉凉，比古槐下舒服多了。

当最后一个媳妇也被电视机、电风扇勾走的时候，古槐下的老太太们忽然觉得这树下十分清冷，心里挺不好受。

“看把她们疯的，忘了本啦！”一位愤愤地说。

“就剩咱们这些没牙的啦！”声音里带着隐隐的愁绪。

一年以后，电视机进了一个个农家小院。队上的副业赚了钱，买电视，个人只花少一半，余下的集体补贴。于是，老太太们也陆陆续续“撤退”了。“敢情电视里头说书唱戏这么中听啊！就是不唱戏，那天南海北的新鲜景、新鲜事也让咱开眼啦！还是坐在炕头上看电视吧！”老太太们照面的时候，常这样说。

古槐下每日两次的聚会，永远地成为过去了。按说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可是每逢见到它寂寞地立在村口，便禁不住唤起一股同情。它是有功于人的呵，现在却象一位被人冷落的孤独老人！

如果事情仅只如此，也就罢了。哪里会想到，几个月后，要把它伐掉呢！议论这事的，竟然也有我。

事情起自我和另几户，上个月家家买了汽车。村口的路本来不宽，古槐又堵在拐角，汽车进不来，只好每晚停在河滩上。装装卸卸，十分不方便。开车的小伙子们合计，有汽车的王儿凑钱，修条大路，直通村里。他们找我来商量。我说：“事是好事。可这要锯老槐树呀！”

他们说：

“那怕啥！没人到这老树下来了，留它没用啦！”

“早些年听说它还算一景，眼下哪个没上北京逛过？谁还瞧它呀！”

“而且树全空了，锯了也不可惜。”

这些话，无疑都是对的。特别是这几年，古槐的枝叶，已经没有先前那样浓密，村里一幢幢宽大的青堂瓦舍盖起来，它也不再象过去那样显得高大。可是，我心里又明镜似的：要锯树，可不象说得那么容易。

因为还有一个人，常到古槐下来，在乡村静静的夜色里，一坐就是半宿。这便是魏三奶奶。我听母亲讲过魏三奶奶的身世，因而也就完全理解老人离不开古槐的原因。她三十五岁那年，天大旱，庄稼全焦死了。她刚生了孩子，饿得没有一滴奶。丈夫为了摘些槐花给她充饥，上了大槐树。他也是几天粒米未进了，到了树尖，眼前一黑，一脚没踩稳，忽悠一下掉了下来，连声都没吭一声，就断了气，手里还抓着一把槐花……他们在这古槐下成亲，他又在这古槐下去了。孤儿寡母，受了多少罪啊。向谁去说呢？只有到古槐下坐坐，抹几把泪，心里才宽绰些。她把大槐树引为知己了。五八年大炼钢铁，有人要砍这树烧高炉。魏三奶奶作揖磕头，四处哀求，才算保住了它。六七年打派仗，村里的支书去公社参加武斗，结果被土炮炸去了半个脑袋。造反派逼魏三奶奶献出古槐，给死人做一口特大号的棺材，好抬到另一派的总部示威。放树那天，老实厚道的魏三奶奶，突然抄起菜刀，奔到大树下，对过来的造反派喊道：

“哪个敢动一块树皮，我就跟他拼了！”

那一次，魏三奶奶在树下三天三夜没离开。正值伏天，尸体腐败发臭。造反派只好草草埋掉完事。

现在，我们又要锯树，魏三奶奶岂能答应！

大家商量来商量去，公推我去找三奶奶说说情，说是我的人缘好，又喝过些墨水，灵便些。可是，直到眼下，我心

里一点底也没有。

夜风飘来槐花甜津津的清香。呵，水银般的月光里，一个瘦小的身影，正坐在古槐下。月色映着她头上稀疏的白发，脚下的艾蒿火绳已经燃得所剩不多了。

我的心突然变得紧张而充满怜悯之情。眼前的三奶奶已经这样的衰老，为什么还要刺痛她的心呢！我走过去，半晌不知怎样开口。

不料三奶奶先问我了：“大侄子，听说你们要锯这树？”

我一时很慌乱，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，沉了沉，试着说：“我们是跟您商量。您要是不同意，也就算了。”

“三婶干嘛不同意呢？同意！”

“真的？”我反倒不信了。

“刚听说那阵，真象要锯我的手似的。”老人平静地说，“细一想，老祖宗种这树，原本不就是盼着过好日子吗？几十年啦，我在这树下，盼哪盼哪，现如今好日子来了，这老树还有什么用呢！你们不锯，我也要锯了。我儿子也要买汽车了。”

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别提多高兴了。

三奶奶问：“你们哪天动手呢？”

我说：“就明天吧。”

她的身子抖了一下，低着头说：“行啊。”

“天晚了，我扶您回家歇着吧。”

“我再坐会儿。”她抬起头，看着头顶的古槐。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眼睛里有一层潮湿的光亮。

第二天，开锯之前，没想到古槐下聚了那么多的人，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，几百口！但我很快明白了，乡亲们是来